

随笔

文化里的烟火气

◇ 阿棉 (宁夏银川)

黄昏吟唱着最后一道音符,撒开了夕阳的手,夕阳晃悠着,沉落在西边的贺兰山里。清峻的山影,叠落着层层灰色,与大地一起淹没在夜色里。

山边,看不到城市的轮廓,城市自有着风起云涌的潇洒。可是远望去,旷野里却生出了许多的光亮,像一颗颗星,坠落在大地上,摇曳着最炫目的灿烂。

荒弃的土地,也有过前世今生。记忆如坠星,把悠长的岁月串成了无数的光带,交织在这小镇上,复演着历史划过的痕迹。

我所看到的那片光亮,便是来自于漫葡小镇。或许那不是光亮,那是历史与文化碰撞而成的火花,那是贺兰山与这片土地的斑驳记忆,一并的展现。

小镇与山,只是一眼便可相望。山横亘于茫原上,似一匹青马落在尘世里,驻了足。古先民们在山中狩猎、祭祀、游牧,世世代代以山而居。并在岩石上用磨制的石器,凿刻上日常生活的画面。岁月渐散,惟这岩画依在,倾诉着当年。

山就像智者,看似沉默,却拥有着最珍贵的历史记载、最为丰富的文化。

山凝望着,我在白日里走进漫葡小镇,只为“看见贺兰”,那是山的另一种拓片,是贺兰山文化的缩影。小镇很小,却是有瓮城的。东南西北四个城门,把宁夏有历史的地名搬至而来,灵州、怀远、朔方、定远,皆是军镇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依山而傍,小镇也定是不俗的宝地。一曲水舞秀,舞出了“看见贺兰”的仙气。天明朗如空镜,把小镇的繁华尽收其间。在我看来,这繁华皆是因文化里的烟火气,才引了芸芸众生而来。文化并非只是素净的水墨画,“看见贺兰”用世间的绚烂,为之调上了人间至味,细品后竟是欲罢不休。

人间至味,自于烟火气。柳树巷里店铺林立,制砚、叶雕、玉琢、紫砂、皮影等等非遗,簇在这巷中,从晨到暮,矜持而安静。典农古街恰相反,极受吃客的钟爱,也是最有烟火气的。羊肉泡馍、烤串、凉粉等等,每过一处,香气扑鼻,嘴里吃着眼里看着,浅浅的幸福,四溢开来。

“看见贺兰”,并非只是表面的看见,而是

沉浸在看见中,那些文化里的故事,你也是其中的主角。

大漠苍凉,侠客仗剑天涯,经怀远酒肆里歇息,只一碗酒便招杀身之祸。咫尺外,今世的我们小心避让着刀剑,为侠客深捏了一把汗,每一招每一式都入了心。

午后的阳光,烘热了小镇的每一根毛孔。当柳树巷的柳公子清唱起“花儿”时,久远的西北民歌似乎带着魔力,高亢婉转,如山间潺潺的泉水,自上而下,浇灌了一份清凉。

柳公子的“花儿”是为心爱之人而唱的,我们挤在娶亲队伍中,听着他们的对花,听着媒婆三寸不烂之舌的渲染,爱情里裹了层极浓郁的烟火气,点亮了这看似平淡的日子。竟心生了许多感慨,那时的我们,必也怀揣着雀跃。

挤在队伍中看着热闹:有西域装扮的,肩膀搭着避寒的皮毛,有轻衫飘飘的唐人,更有灰衣布履的僧人,只有一个瞬间,便错以为回到了千年前,仿若在画中行。

傍晚的小镇和白天不同,白天里到处都是亮晃晃的。最后一抹夕阳隐退在山顶时,天空染上了墨蓝,街巷里挂着的红灯笼全都亮起来了,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。橘色的光流淌在镇子上,宣洒在斑驳的树影中,温柔如江南,很难想到这是西北边塞。

夜色渐浓,推着我们将步到贺兰大帐,恰赶上唐太子李亨在灵州登基。为了表达诚意,各部不仅献上银两、马匹,还呈现了最美的舞蹈。

胡旋舞是西域民间舞蹈,节拍鲜明欢快,多旋转蹬踏。白居易诗句有云:“弦鼓一声双袖举。回雪飘飘转蓬舞。左旋右转不知疲,千匝万周无已时。”果真,台上的胡旋女,把众人的眼看直了。

灯火灿烂,这一日里恍若穿越了千年,浸润在文化的烟火气里,像一场梦,久久不愿离开。曲即终人未散,最后一首欢快的舞曲,重回现实,全场如一团火球激昂着,释放着岁月曾有过的羁绊。

夜深了,一切归于寂静,繁华被逐出了小镇,穿越的大门也已关闭。

尽管“看见贺兰”的烟火气已散,人世间的欢愉,如水,缓缓而流,到了心底。



静好。摄影 刘威

微生活

让时间泡一泡

◇ 卢永 (宁夏银川)

一晚,与几位友人一起吃饭。其中一个友,拿出他藏了好几年的一坨老普洱茶与大家一同分享。冲了茶后,有人便要给大家倒茶,却被这位友人拦住了。大家不解。友人说:“这么好的茶,得泡一泡,再饮。即冲即斟破坏了茶的内涵。”对友人的见解,大家颇为认同。

前段日子,我去花市买花,卖花的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,给我讲起了养花经。他说:“什么花配什么土,需要什么样的环境,怎样浇水等,都有一定的规律。我在这花市经营十来年了,都会告知顾客花的一些习性。有的人听进去了,但大多数的人都很着急。着急地换盆、着急地浇水、着急地修剪,结果没几天就把好好的一盆花给折腾死了。要想把花养好,也是需要一些耐心和时间的”。

接着,老人还给我讲了一件事儿。半个月前,有位老太太买了盆米兰,当时让她先别换盆,她不听。没几天,她把花给抱来了,说我骗了她,米兰在家里养了几天,就扑簌簌地掉了一地叶子,眼看着叶子快掉了一半。我一看,她盆土压得也不结实,水浇得太多,为了有型,还修剪了。我把花盆的土压实后,给老太太说,你把它抱回去,放在散光处,让它慢慢地适应那里的环境,再也别折腾它。后来,老太太还特意过来给我说,她的花不掉叶子,精神多了。

记得第一次蒸米饭时,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将米洗干净后,倒入些水,便放入了电饭锅。可等到出锅时,我傻了眼。米饭外面看着松软,可里面却夹生。问了母亲才知道,米洗净后,也是需要泡一泡的。

这世上,有很多东西是快不了的。想要炖出一锅好汤,需要时间;真正了解一个人,需要时间;一部作品的好坏,需要时间的检验;太过焦虑的事不妨放一放,说不定就有了转机……有时,在太快的事物面前,我们需要停下来,让时间来“泡一泡”。

知味

葱叶

◇ 赵盛基 (山东青岛)

与绝大多数植物不同,葱的叶子不是片状,而是中空圆筒状;也不是没有一定的方向,而是直立生长。这是为什么?兴趣使然,我进行了认真研究。

葱主要由两部分组成,地下部分叫葱白,地上部分叫葱叶。在栽种的土壤里,葱与葱紧密相连,只有行距,没有株距。如果葱叶像片状叶一样张扬,横七竖八,杂乱无章,势必占有空间,挤得密不透风,这不利于葱的生长。于是,葱叶选择了笔直生长,规则有序,大大节约了空间资源。而笔直生长需要刚性,根据物理学原理,中空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使软质绿叶挺立了起来。这样,空间充裕,通风透光,能有效进行促进生长的光合作用。

另外,空心结构还提供了储水空间,可以储存一定量的水分。一旦遭遇干旱,能适时为葱补充水分,不影响生长。

待到收获后,葱叶的使命完成了,渐渐变得枯黄、干瘪,软绵绵地耷拉下来,像耗尽了毕生力量的老人,再也直不起腰了。然而,人们利用它继续发挥余热。为了存放不凌乱,人们常常将数十棵葱一组,把葱叶缩在一起,系个扣,静静地存放一隅,等待随时享用。

享用的时候,人们扯掉枯萎的葱叶,只留下葱白,而将葱叶随手丢进炉膛,或者垃圾箱。此时,有几人想到葱叶的功劳呢?如果没有葱叶千方百计地付出,我们很难吃到高品质的葱白。